

众占非一，而梦为大

——梦占符号的跨文化译介与研究*

兰 兴**

摘 要 对众多古文明而言，对梦的解释就是其符号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今天，学界逐渐认识到梦占的重要影响并生产了可观的成果。在20世纪以后，卡尔·荣格与艾瑞克·弗洛姆等都将梦视为一门象征语言，对梦的解释则是对其中象征符号的释读，而中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一直有推进。本文试图将中国先唐梦占文献，与古代希腊学者阿提米德洛斯、古阿拉伯学者伊本·西林的梦占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找寻不同文化背景下梦占传统及思维方式的异同。

关键词 符号学 梦占 跨文化

从20世纪初开始，弗洛伊德与荣格等学者将对梦的研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学者逐渐试图将梦的研究从弗洛伊德等人所确立的精神分析范式中解放出来，并试图以早期文明对梦的解释为起点重新建构我们对梦的理解。安东尼·史蒂文斯认为过去的精神分析或者心理治疗方法将文化中的象征符号概括化甚至碎片化了。^① 艾瑞克·弗洛姆将古代梦占视为弗洛伊德与荣格学说的先驱。近三十多年来，西方学界在古代梦占的研究上已取得了非常可观的进展。一方面，与梦占相关的原始材料被不断翻译或重译为英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古希腊哲学家阿提

* 本文系四川大学专职博士后研发基金“乘除推阐，其理可通——中国术数思想符号理论研究”（项目编号：skbsh2024-62）的阶段性成果。

** 兰兴，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符号学、古典文献学、经学。

① [英] 安东尼·史蒂文斯：《私密的神话：梦之解析》，薛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170页。

米德洛斯的著作 *Oneirocritica* (《梦的解析》), 该书先后在 2012 年与 2020 年出现了两个英文译本。另一方面, 关于古代梦占的研究著作也是层出不穷。David Shulman 与 Guy G. Stroumsa 主编的 *Dream Culture: Exploration in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Dreaming* 对全世界不同文明的梦占术作了一个鸟瞰式的回顾。Steven M. Oberhelman 的 *The Oneirocriticon of Achmet* 与 Maria Mavorudi 的 *A Byzantine Book on Dream Interpretation: The Oneirocriticon of Achmet and Its Arabic Sources* 则对古希腊与阿拉伯的梦占文化加以对比研究。这些研究都说明了梦占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影响以及在当下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

与西方在梦占研究上的可观进展相比, 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一方面, 褚赣生的《中国古代梦占》对中国的梦占思想进行了全面回顾; 另一方面, 刘文英的《中国古代的梦书》与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对中国先唐梦占文献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整理。但截至目前, 大陆学界尚未见到有关中国梦占术的跨文化研究, 对古希腊与阿拉伯等其他文明的梦占研究也几乎尚未起步。有鉴于此, 本文试图从符号学角度对古希腊的阿提米德洛斯与古阿拉伯的伊本·西林的梦占思想加以讨论, 并将其与中国先唐梦占思想进行对比研究。这一比较研究可以拓宽国内学界在梦占这一领域上的视野, 同时也能通过对比研究发掘中国梦占的独特性与差异性。本文大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符号学视域下的梦占与释梦进行简要回顾; 第二部分主要讨论阿提米德洛斯与伊本·西林的梦占思想; 第三部分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中国的梦占术加以讨论, 并分析其与前两者的异同; 第四部分考察这三种梦占传统对于具体文化符号的阐释, 并讨论造成各种异同的原因。

一 符号学视域下的释梦传统

本文从符号学角度来展开中西梦占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占卜已经被认为是符号学的起源之一。^① 释梦作为占卜的一种, 也早早出现在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作为符号学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的希波克拉底虽然不认为梦能预

① Giovanni Manetti, "Ancient semiotics," in Paul Cobley,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9), p. 13.

测未来,但他依然将梦视为人身体状况的表现并认为释梦有助于医生诊断病症。^①在希波克拉底看来,梦见清澈的河流或者丰收的果树往往都代表着好的结果。如果梦见了树叶飘零,则意味着寒冷与潮湿引发了疾病。如果梦见了河水流动不正常,这便意味着血液循环不正常。如果梦见身体变黑或者烧焦,那就证明身体干热程度过高需要补水。虽然希波克拉底留下的文献并没有解释他如何通过这些梦境来对病人的身体状况加以判断,但是从行文中我们能清晰看出他将梦境与人体加以对应。可见,从符号学诞生开始,对梦的解释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弗洛伊德与荣格等人的关注,“象征”“符号”“阐释”等成为梦学研究的关键词。在荣格看来,梦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而梦中的象征符号从来不掩饰自己,而是适时显露。^②艾瑞克·弗洛姆也将梦视为一种象征语言。^③他认为对梦的解释实际上是对梦中各种象征的翻译,并在此基础上将梦中的符号分为规约型、偶然型与普遍型三种。^④

可见,无论是在古希腊时期还是最近这一百多年,梦始终都是符号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符号学为理论基础能很好地剖析梦占中的解释传统与文化特质。

二 阿提米德洛斯与伊本·西林的梦占理论

(一) 阿提米德洛斯的梦占理论

在西方文明史中,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西塞罗等人对于梦都有许多阐发,但在释梦方面着力最深且最值得关注的学者当属古希腊学者阿提米德洛斯。^⑤关于阿提米德洛斯生平的记载较少,人们只知道他于公元二世纪出生在今天土耳其的以弗所,并在三世纪初完成了西方梦占以及释梦

① Hippocrates, *Hippocratic Writings*, trans. by J. Chadwick and W. N. Mann (London: Penguin, 1978), pp. 253-254.

② C. G. Jung, *The Undiscovered Self*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92.

③ Eric Fromm, *The Forgotten Language* (New York: Rinehart, 1951), p. 7.

④ Eric Fromm, *The Forgotten Language*, p. 19.

⑤ Eric Fromm, *The Forgotten Language*, p. 124.

方面的奠基著作 *Oneirocritica*。^① 全书总共分为五卷，其中第一卷和第四卷主要是阿提米德洛斯关于释梦的理论总结，其他三卷的内容则是他对于不同梦境的推论。在这里，本文试图从梦的成因、阐释方式以及判断标准三个部分来对阿提米德洛斯的释梦思想加以讨论。

梦的成因

在阿提米德洛斯之前，古希腊罗马学者对于梦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梦是人体自身机能的产物，代表人物有亚里士多德与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认为梦是感官刺激在头脑中的呈现。他认为某些微弱的刺激在白天会因为更大的刺激而被人忽视，而在睡眠的时候，这些微弱的刺激就会变得相对强烈，比如一点点微弱的回声在有些人的梦中就会变成雷鸣闪电。^② 希波克拉底也是将梦视为人们白天思维或者行为的再现，并以此为诊断病症的参考。^③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梦是神灵的赐予，代表人物有普鲁塔克与亚历山大的斐洛。^④ 在他们看来，梦是神灵所赐，因此具有预知未来的功能。

而阿提米德洛斯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折中兼容的看法。他认为一部分梦是人自身技能的产物，也有一部分梦来自神灵的启示，而只有那些与神灵有关的梦才能预测未来。

释梦原则

在承认一部分梦能预测未来以后，阿提米德洛斯又将能够预测未来的梦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对未来的直接预言，而第二种则是对未来的隐喻。在这种隐喻类型的梦里，未来的事件都将以象征符号而不是事件本身的面目出现，解梦者则需要通过寻找梦中象征与现实事件的相似性去揭示结果。

为了更系统地展开讨论，本文在这里引用像似符号、指示符号与规约

① Peter Thonemann, *An Ancient Dream Manu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7–12.

②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论睡梦中的征兆》，载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177~178页。

③ Hippocrates, *Hippocratic Writings*, pp. 256–258.

④ Claire Hall, “Artemidorus, Dream Exegesis, and the Case of the Interpolating Expert Dreamer,” *Mnemosyne* 76 (2023): pp. 1009–1010.

符号来分析阿提米德洛斯对梦中各种象征的解读。根据赵毅衡教授的说法,任何感知都有作用于感官的形状,因此任何感知都可以找出与另一物的“像似”之处。其中,像似符号是依靠“像似性”完成指涉的符号,其与指代对象之间存在感官上的相似性。^①而指示符号则是指符号与指代对象之间存在着因果、邻接等关系,能够相互提示。^②而规约符号则是指语言等靠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号。^③而阿提米德洛斯对于梦境符号的解说则包含了这三种符号。就像似符号而言,阿提米德洛斯将梦中出现的动物的特征与人的特征一一对应。^④他认为狮子、豹子、老虎、大象这类体格较大且富有活力的动物指代高贵强壮且精力充沛的人;而野兔和狗这种胆小而善于奔跑的动物则指代懦弱或者正在逃亡的人;鸛和孔雀这样外表美丽的动物则指代追求荣誉的人;而燕子和夜莺这类叫声甜美的动物则指代演说家或者艺术家。

在指示符号方面,阿提米德洛斯则认为海可以指代岩石、海港、船只以及旅途一切与海洋相关的事物。^⑤同样,他认为每个工具除了指代工具本身,也可以代指与之相关的工艺以及工匠。比如有人梦见他的马嚼环掉了,而不久后他的马夫就死了。^⑥

在规约符号方面,阿提米德洛斯也将语言运用到解释梦境当中,其认为梦中某些人名的含义也会对现实生活有所指涉。比如阿提米德洛斯认为如果梦见著名数学家西奥多罗斯就代表着疾病的好转,因为这个词(theodorus)意为“上帝的恩赐”。^⑦但同时,阿提米德洛斯拒绝通过增减拆分单词的方式来解释梦境,因为他认为这样会经常产生误读。^⑧

判断梦境的吉凶标准与参考因素

阿提米德洛斯认为人们应该从自然、法律、习俗、技艺、语言与时间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76页。

②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80页。

③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84页。

④ Daniel E. Harris-McCoy, *Artemidorus' Oneirocritica: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47.

⑤ Daniel E. Harris-McCoy, *Artemidorus' Oneirocritica: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345.

⑥ Daniel E. Harris-McCoy, *Artemidorus' Oneirocritica: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351.

⑦ Daniel E. Harris-McCoy, *Artemidorus' Oneirocritica: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279.

⑧ Daniel E. Harris-McCoy, *Artemidorus' Oneirocritica: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323.

这六个元素或者维度去考虑一个梦的吉凶优劣。任何一个梦如果能与这六个元素中的一个或几个相符合，那么这个梦通常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代表着好的结果。相反，如果一个梦与这六个元素不相符合，那么它很可能就代表着不利的结果。^① 本文在这里选取几个例子加以解说。在古希腊文明中，花环常常被视为胜利与荣誉的象征，而梦中出现的花环因此也往往代表好运或者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梦见花环被套在腿上而不是戴在头上，那么这个梦就与习俗相悖，很可能预示着不好的结果。^② 同样，梦中任何不合时宜的事情往往都象征着不好的结果。比如梦见出生不久的婴儿长出了胡须，而长出胡须这一生理现象对婴儿来说并不正常，因此这一梦境就说明婴儿已经接近老年，死亡随之而来。^③

在自己的推论之外，阿提米德洛斯还举出了一个实例来对此加以说明。当时希腊一个竖琴家的儿子被卖作奴隶，竖琴家希望通过诉讼让儿子恢复自由身。一天，竖琴家梦见潘神穿着罗马式的服装坐在市场上，并预言竖琴家会在诉讼当中获胜。但诉讼最终以失败告终。阿提米德洛斯在与这位竖琴家讨论此梦时认为梦中的情景与潘神通常的形象不符合。因为潘神通常出现在空旷的野外，身上只会穿着一只鹿皮，而且并不愿意参与人间事务。竖琴家此时才恍然大悟，因此明白此梦必然会导致不幸的结果。

在以上述这六个元素为考量梦境吉凶的基准外，阿提米德洛斯也认为对于梦的解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一个梦对于身份、职业、身体状况等条件不同的人来说往往也预示着不同的结果。在阿提米德洛斯看来，如果一个香料商人梦见自己失去了鼻子，那么他就将失去自己的产业，因为鼻子代表嗅觉，而香料作用于嗅觉；如果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梦见自己失去了鼻子，那么他就会因为被伪造签名而被迫逃离自己的国家。因为对任何人而言，面部都是尊重和荣耀的标志，面部受损往往意味着自己的尊严与身份受损；如果一个病人梦见自己失去了鼻子，那这个病人很可能将不久于世，因为死人的头骨上都是没有鼻子的。^④

① Daniel E. Harris-McCoy, *Artemidorus'Oneirocritica: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55.

② Daniel E. Harris-McCoy, *Artemidorus'Oneirocritica: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345.

③ Daniel E. Harris-McCoy, *Artemidorus'Oneirocritica: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317.

④ Daniel E. Harris-McCoy, *Artemidorus'Oneirocritica: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327.

再举一例,阿提米德洛斯认为渔网、篮子、项链等任何编织物在婚姻、友谊和合伙关系方面都是好的象征,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团结与紧密合作,但这些物品对于旅行者与逃亡者来说却是坏消息,因为它们具有束缚性,会限制行动的自由。^①因此,阿提米德洛斯建议解梦者需要广泛学习各地的知识与文化,并且要对做梦者的身份、职业等各种信息有最大限度的了解,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解释更为可靠。^②

综上所述,阿提米德洛斯在释梦方面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并认为人们能以此判断梦境的吉凶。首先,阿提米德洛斯认为梦中的情景常常是对未来世界的象征性表示。其次,阿提米德洛斯给出了判断梦境吉凶的六个基本元素,但同时也强调任何一个梦都可能会因为做梦者的身份、职业、身体状况等条件的不同而携带不同的意义。最后,阿提米德洛斯在对梦境中的象征符号予以解读的同时会记录下他的解读依据。由此可见,阿提米德洛斯并不仅仅为解释梦境提供了一套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解说,并且还考虑现实情况提出了多元且开放的解释框架,并鼓励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到这套阐释机制当中。

(二) 伊本·西林的释梦思想

伊本·西林是古阿拉伯文明中梦占思想的代表学者。相比阿提米德洛斯关于梦占理论整篇全帙的讨论,伊本·西林的梦占思想相对简略且并未形成系统的判断标准。本文也试图从起源、释梦的原则以及判断吉凶的标准三个方面来对伊本·西林的梦占思想加以讨论。

梦的成因

就梦的成因而言,伊本·西林认为所有的梦都来自神或者魔鬼。^③来自神的梦往往都是积极的启示,让人反省自己的行为以免误入歧途;而来自魔鬼的梦则与之相反,往往都代表阴谋、欺骗、狡猾、嫉妒等。

释梦原则

对于具体的释梦过程,伊本·西林存世的作品中并没有对释梦的原则

① Daniel E. Harris-McCoy, *Artemidorus'Oneirocritica: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181.

② Daniel E. Harris-McCoy, *Artemidorus'Oneirocritica: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17.

③ Muhammad M. Al-Akili, *Ibn Seerīn's Dictionary of Dreams According to Islāmic Inner Traditions* (Philadelphia: Pearl Publishing House, 1992), pp. xv-xvi.

加以概括说明。后世学者加以提炼，认为伊本·西林的释梦途径主要基于相关性（Correlation）、相对性（Relativity）与近似性（Approximation）。^①而这三种途径其实也都可以被视为相似性的具体表现。

在具体的阐释中，伊本·西林基本上都将梦中的符号视为像似符号并加以解读。在伊本·西林看来，梦到饮用洁净的水意味着做梦者正体验着洁净与快乐的生活；相反，饮用的是泥泞的污水，则象征着做梦者正在遭受病痛的折磨，并且病痛折磨的程度与污水的肮脏程度成正比。^②当某人梦见一块砖从墙上掉落下来时，这个梦便意味着某个家庭成员要么会失去联系，要么则不久于人世。^③伊本·西林认为梦中出现的岩石象征着冷酷无情。^④此外，伊本·西林偶尔也会沿用阿拉伯先哲的思想并将之作为自己的解梦基础，比如说先知穆罕默德认为老鼠堕落且无耻，伊本·西林因此也将梦中的老鼠视为无耻邪恶之徒的象征。^⑤

影响结果的其他因素

和阿提米德洛斯相似，伊本·西林也认为梦占结果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阿提米德洛斯认为同一个梦会因为做梦者的身份、职业、身体状况等因素的不同而象征不同的结果；而伊本·西林则认为做梦者的道德水平以及梦产生的时间会影响梦占的结果。在伊本·西林看来，同样的梦境对于道德水准不同的两个人也代表着不同的结果。如果一个正直的人梦见自己戴上了枷锁，那么这个梦意味着邪恶与伤害无法靠近他。相反，对于一个邪恶的人而言，同样的梦境却意味着此人即将犯下滔天大罪。^⑥此外，伊本·西林认为梦产生的时间对于结果也有所影响。如果一个人晚上梦见自己坐在一头大象上，那么这个梦就意味着他将要财运亨通；但如果他是在白天做这个梦，那么就代表着他将和妻子离婚。^⑦

① Muhammad M. Al-Akili, *Ibn Seerīn's Dictionary of Dreams According to Islāmic Inner Traditions*, p. xxx.

② Allamah Muhammad Bin Sireen, *Dreams and Interpretations*, trans. by Muhammad Rafeeq Ibne Moulana Ahmad Hathurani (New Dehli: Islamic Book Service, 2010), pp. 35–36.

③ Allamah Muhammad Bin Sireen, *Dreams and Interpretations*, pp. 36–37.

④ Allamah Muhammad Bin Sireen, *Dreams and Interpretations*, p. 41.

⑤ Allamah Muhammad Bin Sireen, *Dreams and Interpretations*, p. 3.

⑥ Allamah Muhammad Bin Sireen, *Dreams and Interpretations*, p. 7.

⑦ Allamah Muhammad Bin Sireen, *Dreams and Interpretations*, p. 7.

综上所述,虽然阿提米德洛斯与伊本·西林的梦占学说在系统性与侧重点上都有所区别,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些共性。首先,二者都认为与神灵有感应的联系才能具备预测未来的能力;其次,二者都认为梦的结果会因为某些元素而发生改变。

三 中国的梦占术与梦占文献

(一) 中国梦占术与梦占文献回顾

相比古希腊与古阿拉伯,梦占在中国也有着同样悠久的传统与丰富的文献,《周礼》中就有很明确的记载:

(占梦之人)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遂令始难欧疫。^①

根据这段材料,我们得知占梦在周朝属于国家礼法的一部分,不仅有专人负责此事,并且还将梦分为六类。每年冬末,占梦者会为周天子占梦,将好梦献给天子,再通过举行“舍萌”这一仪式驱赶噩梦。

到了汉代,梦占成为术数当中举足轻重的门类。《汉书·艺文志》中收录了《黄帝长柳占梦》与《甘德长柳占梦》两种书籍,并且将梦占作为术数杂占类文献中最重要的门类:

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易》曰:“占事知来。”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而《诗》载熊黑虺蛇众鱼旒旄之梦,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盖参卜筮。^②

①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五《春官宗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652~655页。

② 《汉书》卷二七《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第1773页。

由此可见，专门的梦占文献在汉代就已经出现，梦占也在中国术数体系中占据不可轻视的地位。从汉代以后到隋唐时期，梦占文献数量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初唐成书的《隋书·经籍志》当中记载了《占梦书》《竭伽仙人占梦书》《新撰占梦书》等八种书籍，总共三十六卷。^①梦占文献数量的增加也说明了梦占依然是当时术数文献中举足轻重的一类。

但在唐代以后，梦占的地位便逐渐下降，洪迈在的《容斋随笔》中就此有所讲述：

《汉书·艺文志》《七略》杂占十八家，以《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为首。其说曰：杂占者，纪百家之象，候善恶之征。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古之圣贤，未尝不以梦为大，是以见于《七略》者如此，魏、晋方技，犹时时或有之。今人不复留意此卜，虽市井妄术，所在如林，亦无一个以占梦自名者，其学殆绝矣！^②

在洪迈看来，梦占术到了宋代已少有人问津。与此同时，梦占的文献的数量比起隋唐也急剧减少，欧阳修编纂的《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录的占梦文献就只有三种八卷。^③这说明隋唐占梦文献大部分到宋朝时已经亡佚。

到了清朝，四库馆臣在修撰《四库全书》时已经搜罗不到任何明代以前的梦占文献，最后仅在存目处提及了《纪梦要览》、《梦占类考》与《梦林元解》三部明人著作。而四库馆臣对这些明人撰写的梦占书也是不屑一顾，认为其“茫乎未得其术”“仅抄撮故事之书”“于占之名，颇无当也”^④。这也代表着梦占已经成为中国术数中最无足轻重的一类。

综上所述，占梦术在两汉到隋唐时期一直被视为重要的占卜门类，但在宋代以后地位逐渐下降，相关文献也散佚严重。在今天，我们已经无法

① 《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中华书局，1973，第1031~1032页。

② （宋）洪迈撰《容斋随笔》卷一五，中华书局，2005，第410~411页。

③ 《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中华书局，1975，第1557页。

④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一子部术数类存目二，中华书局，1965，第951页。

接触到任何明代以前的完整梦占文献,而《梦林元解》这些成书于明代以后的典籍很难忠实反映汉唐时期的梦占方式。而值得庆幸的是,《白氏六帖》《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传世文献中常常能见到唐代及唐代以前梦占文献的一些片段;敦煌文献中也有若干不晚于唐朝的梦占文献残卷。本文试图将这些文献加以整合并以此管窥中国汉唐时期的梦占思想,并与此前提到的阿提米德洛斯与伊本·西林加以比较研究。

(二) 中国先唐梦占文献中梦的成因

关于梦的来源,《新集周公解梦书》开篇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夫人生在世,记(以)四大立形,禀土(五)常□□□□□□(以养性,三魂从)后,六魄于先。[梦]是神游,依附仿佛,若经年不[梦,尚]恐有凭。母(每)夜梦多,十无一定。无事思(思)之做梦,即名为梦。^①

这段话认为梦是人在睡着以后魂魄离开躯体出行的体验。这与阿提米德洛斯与伊本·西林所秉持的神灵启示不同,提供了一种新的看法。

(三) 释梦原则

也许是因为文献散佚较为严重,现存先唐梦占文献对于释梦原则以及吉凶判断的标准大多极其简略。一方面,现存文献中基本看不到任何释梦的系统方法或者框架。虽然《新集周公解梦书》提出“夫梦见号(好)梦即喜,恶即忧”这样的标准,但是并没有对这里的“好”与“恶”加以任何区分,并不能为读者提供较为可靠的参考。而另一方面,现存先唐梦占文献很少对象征符号以及相应解释之间的因果联系做任何的阐释,这里本文也略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梦见上床坐,吉。梦见弓矢,得人力。梦见水上歌舞者,大

^① 郑炳林:《新集周公解梦书残卷 S. 5900 号》,《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第167页。

吉。……梦见哭泣，有喜事。梦见病人歌叫者，凶。^①

梦见上树者，有喜事。梦见斫竹者，主口舌。梦见草木茂盛，宅王（旺）。梦见柴木在堂，大凶。^②

上述文献并未明显解释这些梦境符号与解释之间的理据或者关系，这使得我们很难观察到当时梦占的思维方式与阐释喜好。纵观现存先唐梦占文献，只有魏晋时期周宣的《占梦书》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所阐发：

亭为积功，民所成也。梦筑亭者，功积成也；梦亭坏败，恩泽伤也……竹为处士，梦者当归隐也……松为人君，梦见松者，见人君之征也……丈尺为人正长短，梦得丈，欲正人也……铨衡为人正也，梦得衡，为平端也；以铨称平钱财也。^③

这几个例证充分说明了中国梦占术对于梦境符号的解读也是建立在相似性原则上的。但随着时代变迁，此后的梦占文献逐渐省略了对相似性的介绍，这使得我们无法获悉这些阐释的原则。因此，虽然周宣的《占梦书》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中的推理机制，但是与阿提米德洛斯事无巨细的讲述相比，中国梦占文献对梦境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理据或者关系的讨论相对不足。

中国现存的先唐梦占文献中对于梦境符号往往都只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少有出现因人而异的多元化特征。反观阿提米德洛斯与伊本·西林，他们都认为做梦者自身的条件会影响梦的结果，而中国的梦占文献中则没有这样的讨论。

也许是因为文献散佚过于严重，现存的中国梦占文献无论是在释梦理

① 郑炳林：《周公解梦书残卷 S. 2222 号》，《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第 204 页。

② 郑炳林：《新集周公解梦书一卷 P. 3908 号》，《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第 172 页。

③ （明）陶宗仪等编《说郛》卷一〇九引《梦书》，《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5056~5057 页。今人考证其为《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周宣等撰的“《占梦书一卷》”的残卷，参见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中华书局，1990，第 22~23 页。本文推断此处的周宣为曹魏时期的占梦家周宣，其事见《三国志·魏书·方技传》。

论还是多元性上都相对较为单薄。但中国的占梦思想也有两个独特的地方,一方面是对文字这一类规约符号加以改换调整以解释梦境。上文曾提到阿提米德洛斯并不主张对单词进行调整增删来解释梦境,而中国先唐梦占文献中却不乏这样的解读,其具体表现为对文字的拆解与对谐音字的运用。

第一个例子见于《帝王世纪》:

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帝寤而叹曰:“风为号令执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于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风后于海隅,登以为相,得力牧于大泽,进以为将。^①

在这里,黄帝梦见尘垢被风吹走,并认为“垢”的“土”被吹走后就成为“后”字,然后和风组合为“风后”,并以此为根据寻找到了风后此人。

同时,中国先唐梦占文献常常采用谐音字来对梦境中的符号加以转换。郑炳林就认识到敦煌的梦占文献常常将“鱼”“棺”“材”分别阐释为“余”“官”“财”。^②之所以中国先唐梦占文献能够通过拆分文字以及借用谐音字阐释符号,很可能与汉语作为表义的象形文字有关。相比起希腊语与阿拉伯语这两种表音文字,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不仅可以通过拆分字词来创造出新的意义,同时也因为谐音字数量较多,能够通过相互替换生成更为多元的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先唐梦占文献认为噩梦会带来的不良结果可以通过某些仪式禳解:

凡人夜得噩梦,早起且莫向人说,虔净其心,以黑(墨)书此符安卧床脚下,勿令人知。乃可咒曰:赤阳、赤阳,日出东方。此符断梦,辟除不祥。读之三遍,百鬼潜藏。急急如律令。夫噩梦姓云名行

① 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第21页。

②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解梦方法研究》,《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第133页。

鬼，恶想姓贾名自直，吾知汝名识汝名，远吾千里，急急如律令敕。^①

这段文字虽短，但清晰说明了如何通过仪式来消除噩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我们在阿提米德洛斯与伊本·西林的学说中则难以找到类似的讨论。由此可见，中国的梦占理论与上述两人所代表的古希腊以及阿拉伯梦占学说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一方面，由于中国梦占文献严重散佚，目前可考的文献在释梦的理论以及多元性上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太多参考；另一方面，中国的梦占文献能够将文字加以调整以阐释梦境，并且主张通过仪式来消除噩梦的不良后果，而这两个特点则是阿提米德洛斯以及伊本·西林的学说中不具备的。

四 三种梦占传统对相同符号的解读异同

本文最后一部分尝试比较这三种梦占传统对于相同符号的解释。在此之前，Steven M. Oberhelman 曾经对比了古希腊与阿拉伯梦占文献中对相同符号的解说。在对比中，Steven M. Oberhelman 发现二者关于部分符号的解释高度相似，并以此推断中东占梦术对于古希腊占梦术多有借鉴。^② 而 Maria Mavroudi 并不同意 Steven M. Oberhelman 的看法，其认为即便古希腊与阿拉伯梦占文献中对于某些符号有相似的看法，但是二者的推理过程有明显不同，单纯的近似结果并不足以说明二者之间存在传承关系。^③ 本文也试图观察不同的梦占传统对于相同符号的阐释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梦占传统背后的文化特性。

前面我们提到过，艾瑞克·弗洛姆认为梦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而他还认为不同文明因为自身条件的不同，所使用的都是这套象征性语言的方言，这也意味着不同文明对梦中的象征符号会有不同的解读。^④ 因此，这样

① 郑炳林：《新集周公解梦书一卷 P. 3908 号》，《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第 177 页。

② Steven M. Oberhelman, *The Oneirocriticon of Achmet: A Medieval Greek and Arabic Treatis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Lubbock: 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89–295.

③ Maria Mavroudi, *A Byzantine Book on Dream Interpretation: The Oneirocriticon of Achmet and Its Arabic Sources* (Leiden: Brill, 2002), pp. 170–172.

④ Eric Fromm, *The Forgotten Language*, p. 19.

的比较不仅能彰显各自传统的异同,同时也能够使我们用更为多元且兼容并蓄的视野来看待中国梦占传统。首先,这三种梦占学说对于太阳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利普斯曾指出早期文明往往对于太阳就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太阳早晨升起代表出生,而在黄昏日落的时候则代表死亡。^①而利普斯的这一说法在这三种梦占传统中得到印证,其认为日出预示着好运,而日落或者太阳被遮蔽则往往是不好的征兆。《周公解梦书》中提到“梦见日初出,富贵”。^②《新集周公解梦书》认为“梦见日月没者,大凶”^③。阿提米德洛斯认为梦见太阳明亮地从东方升起对所有人都意味着好运;而太阳的消失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意味着不幸,仅有那些试图逃避注意或者从事秘密工作的人不会受到影响。^④在伊本·西林看来,梦见太阳在屋子中升起就代表着做梦者会受到重用,而梦见日食则代表父母健康会出现问题。^⑤

除此以外,这三种梦占理论对于某些符号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解释,而这些差异有些是缘于观察角度的不同,有些则是因为该符号已经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本文选取了蜘蛛、鹿与鹦鹉加以解说。

在面对蜘蛛这一符号时,三种梦占传统选择了不同的解释角度,并产生了不同的结论。在中国的梦书看来,“蜘蛛为大腹,其性然也。梦见蜘蛛,忧怀妊妇人也”。^⑥简而言之,中国的梦占文献注意到蜘蛛的腹部很大,因此将其与孕妇对应。阿提米德洛斯认为蜘蛛和蝎子等毒虫一样,代表邪恶的人。^⑦伊本·西林则认为蜘蛛可以指代织工。^⑧虽然伊本·西林并未说明其推理根据,但这背后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蜘蛛和织工都会将丝线加工成不同的形状。

① [德]利普斯:《事物的起源》,汪宁生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2,第341页。

② 郑炳林:《周公解梦书残卷 P.3281 号+P.3685 号》,《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第219页。

③ 郑炳林:《新集周公解梦书一卷 P.3908 号》,《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第171页。

④ Daniel E. Harris-McCoy, *Artemidorus'Oneirocritica: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p. 213-215.

⑤ Allamah Muhammad Bin Sireen, *Dreams and Interpretations*, pp. 20-21.

⑥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九四八《虫豸部五》引《梦书》,中华书局,1960,第4207页。

⑦ Daniel E. Harris-McCoy, *Artemidorus'Oneirocritica: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181.

⑧ Muhammad M. Al-Akili, *Ibn Seerīn's Dictionary of Dreams According to Islāmic Inner Traditions*, p. 404.

面对鹿这一符号时，三种梦占传统也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阿提米德洛斯注意到了鹿生长缓慢这一特征，认为梦见鹿就代表事物的发展变化较为缓慢。^① 伊本·西林则将鹿当作女性的象征。^② 由于伊本·西林没有对这一联系加以解说，我们也很难判断出这背后的相似性所在。中国梦占文献提出“梦见骑禄（鹿），立居官位事”，利用“禄”与“鹿”的谐音将梦见鹿解释为享官运。^③ 更为重要的是，文献直接将“鹿”写作了“禄”，这显然不是笔误，而是充分说明了鹿在中国文化中与官禄的紧密联系。

三种梦占传统对梦见鸛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阿提米德洛斯认为梦见鸛则代表着好事，因为鸛外表惹人喜爱。^④ 伊本·西林认为鸛象征着外表动人且能说会道的女人或者孩子。^⑤ 虽然伊本·西林没有阐明背后原因，但这必然和鸛的语言天赋有关。而中国梦占文献中关于鸛的解读则相对独特——“鸛为亡人居宅也。梦见鸛，忧亡人也”^⑥。由于过往少有将鸛与亡人居宅联系在一起的记载，这段表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让论者颇为费解。而在 2015 年敦煌佛爷庙湾出土的若干魏晋墓室中都出现了鸛图像，^⑦ 这一考古发现有力印证了这段文献中所表述的鸛与墓葬之间的紧密联系。

结 论

通过上面的讨论，可得出三点结论。首先，虽然阿提米德洛斯、伊本·西林以及中国的梦占术对于梦境中各种象征符号的解读有所不同，但是其主要的解读方式依然是以这些象征符号与现实世界中的相似性为基础。其次，这些梦占传统中的差异性往往是由所属文化背景的特性所决定，比

-
- ① Daniel E. Harris-McCoy, *Artemidorus'Oneirocritica: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315.
② Muhammad M. Al-Akili, *Ibn Seerīn's Dictionary of Dreams According to Islāmic Inner Traditions*, p. 115.
③ 郑炳林：《占梦术残卷 S. 620 号》，《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第 266 页。
④ Daniel E. Harris-McCoy, *Artemidorus'Oneirocritica: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 347.
⑤ Muhammad M. Al-Akili, *Ibn Seerīn's Dictionary of Dreams According to Islāmic Inner Traditions*, p. 115.
⑥ 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中华书局，1990，第 23 页。
⑦ 王煜、陈姝伊：《敦煌佛爷庙湾魏晋壁画墓鸛图像初探》，《敦煌研究》2022 年第 3 期。



如说阿提米德洛斯与伊本·西林很少采用文字拆解或借用谐音的方式来解读梦境中的象征符号，而中国的梦占术中不乏这样的解读模式。最后，通过对这三种梦占传统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梦占思想并不具备太多的神秘性与复杂性，本质上是对当时社会文化与民俗信仰的折射。

Dream Interpretation Holds the Greatest Significance among Various Divinations

—A Cross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Dream Divination Symbols

Lan Xing / 40

Abstract: For many ancient civilizations,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constituted a significant aspect of their symbolic life. In contemporary academia,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dream divination has gradually been recognised, yielding considerable scholarly achievements.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figures such as Carl Jung and Eric Fromm have regarded dreams as a symbolic language, with dream interpretation being the deciphering of these symbols. Chinese scholars have also made continuous advancements in this field. This paper aims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e-Tang Chinese dream divination literature with the dream divination theories of the ancient Greek scholar Artemidorus and the Arab scholar Ibn Sirin, seeking to identify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dream divination traditions and thinking patterns across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Keywords: Semiotics; Dream Interpretation; Cross-Cultural

The Debate on Unity and Multiplicity in the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of Wei-Jin Xuanxue: On He Yan's Xuanxue Construction

Jiang Fan / 57

Abstract: Unlike Western philosophy, where the debate on unity and multiplicity is directly treated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 the reflection on “one” and “many” in Wei-Jin Xuanxue was primarily appli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Xuanxue. Moreover, this construction inherited the exegetical framework of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established since the Han dynasty. From its metaphysical inception, Xuanxue inquiry could not bypass the interpretations of Confucius and Laozi concerning concepts such as “Dao,” “De,” and “wuwei.” In the case of He Yan, the debate on unity and multiplicity served as a means to reconstruct Confucian and Daoist thought. It not only manifested as a critique and rebellion against the Han Dynasty's exegetical approach, which interpreted the classics through “multiplicity,” but also achieved an ontological transcendence of the Pre-Qin discussions on “Dao” through an in-